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十九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七　明儒十上　兼朱陸派上

提學金一所先生貢亨上

儒林錄金一所先生名貢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初從高姓遡籍最後始復本姓中正德辛未會試至甲戌殿試歷任江西福建貴州三省提學官至江西提學副使爲人清粹醇和少郎知學以名行節操自礪絕去外慕長偕同郡應大猷游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相與論學既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

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篤踐履既實德性堅定矣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書反覆潛玩一夕夢二程子在坐詣前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則大悟乃知前此用力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大抵主於崇禮教敦俗尚端蒙養維世淑俗之意惻如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

斥大僚之冒祀鄉賢者黜無行士之夤緣援例者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如晦庵之心度澄朗瑩無渣滓特爲表章參驗攷證源流刻其行述語錄相與推明雒閩微旨且疏請祀羅李二先生於文廟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萃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濂谿過化之由究鵝湖異同之旨所以開發成就者極其懇惻先生天性純孝事繼母極誠敬年五十居

繼母憂甚嚴三年不入室饌弔客以蔬置祭田治祀事修譜牒率子弟謁家廟當祭雖隆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庭對妻孥如賓客衣服遵古制起居食息有常度雖造次顛沛不少變晚喜讀易當是時新學盛行鄉人方假其名以張聲燄而先生存誠守正一宗程朱嘗答應容庵書以觀未發一語爲程門相傳指訣極辯時說戒懼即慎獨作一事看之誤謂戒懼比慎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而進引程子語以證之又作主一辨大指謂如昔人讀書不覺參漂乃是心役於物不可謂一凡學者須是收其放心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歟孟子曰心

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歟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歟曰無適主不往也曰無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因自號其居曰一所學者稱一所先生先生致仕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洪謨重修白鹿洞復聘至請主洞事以風俊秀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南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臨海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俱成進士立相繼其父覯閩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教授諸生按嘉興施博姚江淵源錄云先生天稟純粹端毅處家百行涵備纖巨不苟著有學易記學書記象山白沙要語餘與此同

評論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王中嵩述古答金世龍書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
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歎曰可惜可惜假令
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
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駸放肆可
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
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
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
學卒爲善士
兩浙名賢錄金賁亨字汝白台州人舉進士第歷官江
西提學副使天性剛介力明理學毅然以聖人爲必可
至動作語默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德性有懈

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當留曹謁告時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貢亨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處順應不加襯帖眞趣日融內外合一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灑然氷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故其教人必先之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

施置規模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先儒之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揚舉行四禮斥大僚之冒祀鄉賢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自在江右選屬郡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賁亨天性孝友自筮仕以至挂冠未嘗一日離父母側居繼母陳安人艱時年已五十餘矣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置祭田嚴祀事遇其日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薄田四十畝僅給饘

粥皆先世所遺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居鄉非大禮不入公門而於民閒利病先哲道脈則孜孜盡心晚尤好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尤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文集

明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一所金先生墓志銘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理營田前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溫陵後學洪朝選撰文

學問至於今可謂明矣而識者常有將蝕將衰之慮何哉謂其言之太繁而行不足以副之也夫言本以明道而多岐之言亦以支道行所以輔學而不副之行亦以謗學然則識者之慮豈爲過乎此予於一所金先生之沒而深有感於斯文興衰晦明之際也先生姓金氏名賁亨字汝白別號一所浙江台州臨海人也登正德甲戌進士授揚州府儒學教授陞南京刑部主事數歲謁告家居病痊仍除南刑部陞員外郎郎中改北陞江西僉事改貴州提學僉事陞福建副使改江西皆提督學校自江西始致其事以歸以大耄終於正寢實嘉靖甲子正月二十八日也先生生而清明醇夷剛介端重得

於天稟自少卽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斗僻入山海間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以來踵有名人其氣節視古夷齊逄干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游南雍遇海寧許杞山先生爲同舍生論學先生與偕往聽之始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爾因自歎曰是豈名檢足盡乎由是與杞山先生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得其說必手記之杞山先生者所謂許公相卿以學行著聞於浙中者也按許相卿字伯台明史有傳嘉靖朝諫臣也先生既知學問大指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

性有懈始學之初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
儒先論學方要有籍以求至夫聖人之地如是者若干
年益踐履既以莊篤德性既以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
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請告屛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
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
生在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
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
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
一以明道爲宗因誦明道先生鄠縣簿時詩及閒居詩
有感自詠七律以見己志曰好詩歌罷見儀容宿雨初

收春日紅光天地山河吾道在午天花柳賞心同極高人
品非身外最好工夫只眼中閒對青山且靜坐長安遠
近浪爭雄而於延平先生所稱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尤深味之終日默坐一室一意
涵養體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眞有見
夫天下之事雖多以一心應之而不見其不足一心雖
微以之而應天下之事不見其有餘之言之非欺我者
由是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襯貼眞趣日融內外合
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延平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賢士
大夫覩其儀容挹其光潤莫不以今明道稱之先生自

登進士郎自乞爲儒官三爲督學一在貴陽一在吾閩一在江西皆不離學職所至皆有以教人而必先之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大抵主於崇禮教惇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意懇惻如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儀新樂舞斥大僚之不當祀鄉賢者按行狀云有故高尚書者其子爲營入鄉賢有司欲以祠壞特新之以爲高地公待其成刻名儒忠臣孝子爲三龕各標置行實旌第甚嚴而高遂不得入黜無行士之贄緣援例者行狀云一生以無行黜走京師輸粟故事當行原籍勘實而生援梁宰相書來欲沒實報郡守輒語公曰此自教授不可無傷也於是縉紳知公端人牘章交至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

本端序其始入士習溺舊聞尚未之信先生既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有所自也葢自明道送龜山南歸道南一語學者第謂龜山載道而南耳莫知其道傳自何人而又莫知傳於明道者如何而謂之道也入耳出口為日已久至先生始闡明之曰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章延平晦庵晝一相授迭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來從祀疏於朝曰李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於羅從彥從彥學於楊時時學於程顥兄弟顥嘗送時南歸謂

人曰吾道南矣題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於題而以授從彥者卽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統者也又以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表裏洞澈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之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平之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如晦庵之心度澄朗瑩無渣滓特爲表章參驗攷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向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在江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鵝湖同異之旨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

也其他居刑曹僉臬憲多用人倫良心斷獄不專專爲文吏法家事而於貪吏豪民之能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逾謹三年不入私室弔客待以蔬饌殯葬不用浮屠居封主事梧窗公喪亦如之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昏喪祭表祖先迷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嚴祀事修譜牒纂世德黎明即起率子姓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以朱安人蚤世不及祿養終身懷臯魚之戚遇忌辰涕泗橫集朱氏子孫零落爲之經紀其家金氏自其高祖將仕郎公

隨母歸鞠於高氏遂冒其姓至先生始復之於出處辭受大義毫髮不苟居揚三載以風憲召雅欲奉親不樂就臺諫選冢宰文選咸欲得先生爲重竟稱疾不往至乞南曹以歸其後夏郎中良勝重先生行誼奏改北部仍以時宰新進用國論洶洶滋不欲留行狀云朝有大禮二家大臣議不合各分門戶搏擊人情恟恟公力求去吏部不能留乃出僉江西臬不願少待卽爲督學也其於督學江右時朝議以孔子像塑非禮命所在毀之先生三一夕感夢遂棄去行狀云公自閩復改江西方按試忽一夕夢孔子疾捧藥進數日而毀像檄下公瞿然感歎且念二親而求去之志決矣居家三十餘年論薦無虛歲至特起四川副使先生亦不赴也大節偉然而於細行庸言克謹必矜處暗室如公庭對妻孥

如貧客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而終身未
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必遵古制起居食息具
有常度雖造次顛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
未嘗少形於詞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
民間利病鄉先哲道脈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潮之變言
於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如台學源流追自宋二徐以
至黃壽雲諸儒言於郡撤淫祠以祀之題曰十賢又闢
號舍寓莊士藏修其中平生講學會友之意至老不衰
在南曹與崑山魏公校吾縣黃公偉華陽范公時儆相
與爲談學交致政家居與同志舊游往來過從而特與
同邑趙公淵爲講易之會悠然相忘於老之將至焉鄉

里後進有來問學者隨才告教諄諄不倦至於開門授徒標置門戶則亦不爲也讀書不泥章句專以聖賢精切要語實體諸身其讀中庸取衣錦尚絅一言以爲學者終身受用之地讀大學取顧諟天之明命一言以爲日用功夫得力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獨推尊白沙之學以爲合於聖學爲之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至如二氏百家迷戀光景耽嗜空寂依旁伎倆一以淫聲美色視之不爲惑也葢先生之學要於自得不爲想像始時意氣嶢嶽已植自立之地繼而用功

嚴密實肇作聖之基而先生方如飢渴之於飲食自求自證不得不止純誠之資敦厚之行又如礦金之方在鍛火力既至眞寶自露故其居於家也油然孝弟之風行於官也沛然教化之澤處顯而不改其素入幽而不願乎外接物以仁臨財以潔內外違備巨細無尤至其玩心於高明之地致意於諸儒之說者亦既有年然後於學渙然其自信於天下之理諸子百氏之書判然皆無所疑也於乎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林之先覺者矣方先生之講學於家也同時在海內有爲體認天理之學者在同鄉有爲致良知之學者先生固不置足其門而不與之爭論抗衡兩家門徒推廣師說盛大

顯行徧於寰宇人人能道先生獨抱其所自得於窮居獨處之中翛然有以自樂至今無有能知其學者葢明道延平之道本如是先生可謂傳得宗矣比年以來辭論日蕪士行日薄有志之士始疑其非相與講究聖學之淵源方且推衍明道龜山延平之所授受以及於先生而先生已不起矣惜哉先生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文集臨海縣志等書皆傳於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二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高祖諱福德國初以才薦授將仕郎曾祖恩祖錡俱有名德號梧窗而封南京刑部主事諱紘者則

先生之父也母朱氏繼母陳氏皆以先生貴贈封安人配張氏封安人眉壽淑德與先生媲以二子貴加封恭人子男四人立愛今爲衡州府知府居官潔己愛民衡人記之立敬今爲福建提學副使疏羅李從祀於朝雖未報允而君子以爲能繼先生之志聞先生疾遽告致仕以歸竟得侍湯藥以奉先生終君子賢之立相南京武選郎中先卒皆張恭人出昆季皆能傳先生之學其行誼皆不忝於家門教法立常府學生側室出女三人長適參政趙公淵子楫即與先生爲講易會者也次適知州林元秩子櫝次適陳承楠皆庠生孫男十八人錫祥錫類錫山錫爵錫旂錫川錫路錫周錫介錫袞錫韓

錫祜錫黼錫申錫田錫祿錫庸錫命祚鄉貢士類旂川
周俱庠生孫女十四人曾孫男四人女八人立愛等將
以某年月日奉先生柩葬於某山之原以同邑廣西左
布政使王君宗沐之狀來請銘銘曰
昔胡文定公有言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中庸
何言而明道龜山以之相授受也豈不曰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乎夫中何形影而未發之前又何可捉摸也
淺言之不為鑿空之虛見深言之不為象罔之妙論乎
而何以為道統之傳之宗也噫子思子開示蘊奧之意
深矣厥後延平先生論中庸回聖門之傳是書所以開
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

一篇之指要也其得於一脈相傳者如此猶與先生崛興嗣起玩味潛心獨紹斯旨在宋潛谿嘗稱晦庵傳學江南台盛莫匹在蔣道林稱台之學至於先生與洛合一嗚呼有欲觀於斯道之脈盍觀於明道龜山中庸之傳與夫先生之所自得作此銘詩以垂永則

行狀　同邑王宗沐撰　節略

公氣和色洽御僕下不見怒色而規格井肅妻子相對如賓家食三十餘歲終始一日公學既不盡展於時獨以詩禮教於家三子連登第以公故皆請官南京迎公就養公葛巾野服偕學士大夫悉行故所登陟處完名全節盛德備福如公眞無慚矣始公性故嚴毅遇人有

非禮輙形詞色操持圭角人不敢犯自南曹屏居感夢始專心靜默一以明道爲師磨刮光棱涵濡沈粹中年以後志定氣完瑩如春風霽日內外洞澈灑然望者無不知爲有道公於理學庶幾以身發明者

賀金一所翁八旬序

仙居應大猷邦升撰　容庵集七

仁者壽是惟恆理其所稟有厚薄又不可以一槩論者歷觀孔孟以來諸大儒之享年最高者莫如龜山先生先生天資夷曠充養完粹於人無崖異於物無嗜好胡文定主張龜山似柳下惠人皆信然然惠雖聖之和而其所以聖不在於處鄉人由由不忍去在於不以三公易其介龜山之似下惠不在於寬大容物在於抗論時

政力排安石蔡京斯其爲善學下惠者今翁之和於處
衆澹於應物靜於涵神人皆以爲似龜山其所以似者
則在於嚴取予防內外檢出入斯其善學龜山而得其
善學下惠之意者耳憶昔與翁同舉於鄉遂同往南雍
同會杞山許台仲談濂洛之道而重有所訢慕於是盡
芟俗學惟濂洛專致焉自後視聽言動一繩以道少涉
於他若驅而納諸陷穽惴惴焉恐墮既督閩學追念頴
昌道南之說特刱道南書院以祀龜山四先生以上祀
明道蓋於諸大儒之道罔弗尊信於龜山擕道而南意
則獨至亦所謂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夫亦氣
象之相似耳近月每書以衞武公年逾九十而自儆者

相儆戒不少怠焉則翁之德之壽又將與武公相輝映矣諸公謂余知翁獨深屬筆爲壽云

祭金一所文　應大猷　容庵集九

予少翁四齡與翁同舉於鄉春官同下第同入南監同宿食起居者二年時得許台仲同講濂洛之學自後同心遂不可解既而同舉進士同官於南刑部復同宿食起居遂同引疾家食二年幸逢今上登極乃同起復後余轉江西參政翁亦以提學來同官數月又同致仕家食十二年翁遂堅臥不出今復游宦十餘年而歸同林泉之樂又十餘年又同有子姪科第接武而後來同嗣家學者尙未涯也翁性和易與物無忤而涇渭甚明且

恬靜寡欲中有專主外無他慕於人情所延頸垂涎者一無所動於中初登第不就京選而領教職後行取不赴科道之選而就部屬再持憲節而民有去思兩秉文衡而士敦實學益心行如一終始不渝士林罔弗尊信余嘗以楊龜山衞武公擬翁而知音者咸以爲然也年八十二而告終終之前遇歲無一語及世事家事但云二郎歸極樂蓋胷中原無他念但以身後有所託爲樂耳福壽全歸舉世罕見翁自無憾余復何言惟是幽明永隔再覩無由爲情何限杯酒瓣香聊傾寸緒嗚呼痛哉尚享

遺書

學易記五卷見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攷浙江通志今存

學書記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佚

學庸議二卷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經義攷浙江通志今佚議明史作義

道南錄五卷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今存

台學源流二卷台學源流集七卷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今集亡而本書存仍分七卷

象山白沙要語一卷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佚

主一辨一卷見尤氏藝文志浙江通志今載本集卷五實止一篇耳

一所文集十二卷明史藝文志作四卷千頃堂書目同云一作十二卷今存末二卷附錄志狀哀詞祭文也

學易記序

溫陵洪朝選撰

學易記者一所金先生晚年學易有得因記其得於易者也夫易廣矣大矣先生何如而學之也曰學孔子之學而學也孔子之學何如曰孔子之身三才之理備矣夫本立而知太始矣達道行而作成物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孔子之心猶不自足也反復易理於易之書見其廣大而無所不包精微而無有少雜歎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之過非夫人之過而不可不謂之無過也此孔子學易之心也然則孔子之學易也將求之於書乎求之於心乎曰孔子固有言矣曰生生之謂易曰神

無方而易無體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謂易爲有形之書不可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謂易盡爲無形之理不可也易具於心而著之書書著其理而原於易孔子以其生生無體隨時變易之易者而證夫畫卦命爻繫辭之易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餘所得深矣然後書之於策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自是而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謂夫子之無所得於易書不可也謂所得之易非夫子已然全具之易不可也此夫子之學易也於乎微矣一所金先生崛起於有宋程朱二先生之後倡道

浙東自其知學即以程門相傳指訣所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致力焉平居默坐體認反觀密照察夫思慮之所由起與其本體之所自復於其起復之間而操之察之由是用功久而心體澄瑩施之應用從容閒暇綽有成矩乃以告人曰此眞聖學指要也先生素業春秋晚歲獨喜讀易沈潛反覆參伍諸家之說而專以證驗乎此身之動靜語默出處去就不爲經師以故於先儒之說不主一家但取其合於四聖人之旨而已亦不攻其未合者也葢先生氣質温厚充養純粹剛介有立寬裕善容自其登第即棄州縣而就儒官中歲督學閩南江右之墟漸致通顯而先生輒棄去居家辭受取

子一依於義無所苟雖一室蕭然不以屑意然未嘗爲介也風格高遠湛然如深淵之停凝然如喬嶽之峙測之莫窺其蘊迫之不見其動然未嘗爲迂也蓋先生之一身無非易矣而獨有好於易其好於易而學之也乃以之證驗一身之言動是非學孔子之學而然哉先生此書之成徒以講於家庭之間未嘗輕以示人也其介子中大君參議吾閩獨出以示朝選且命之序朝選曰明道先生有言聖人之微言在中庸易論語乃其格言耳於乎先生既有得於未發之中矣而尤注心於此書然則易之太極兩儀闔闢象器之物豈外於未發已發之謂先生既已用力於大本之中者有年而又精義入

神以致其用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其所造將底於何思何慮之地而不自覺矣朝選末學何足以知先生敬因中夫君之命而序於首與欲學易者共焉

書學易記序目後　三原李錫齡孟熙撰　惜陰軒叢書本

金一所先生諱賁亨字汝白臨海人正德甲戌進士累官福建江西提學副使自號其居曰一所故學者以一所先生稱之為人清粹醇夷剛介端毅以聖人為必可學居平言動有紀細過必錄默坐澄心一意涵養有文集四卷道南錄五卷台學源流七卷學庸議二卷象山白沙要語一卷主一辨一卷是編為晚年讀易時所著故以學易記名書按宋人周氏方元人馮氏延登李氏

簡何氏榮祖俱著學易記今周氏馮氏何氏三家之書已佚無從攷其體例李氏書現有傳本大致仿李氏鼎祚集解房氏審權義海之例集各家之注而爲之閒附己意而已是編與李氏迥別不錄經文不觧注語直抒意見發前人所未發而不偏不駁深得易理更於程朱以下諸儒之說最合者斷曰是曰明白其眞不愜當者則曰未安不攻擊古人亦不依違古人其識旣高其氣彌平讀書之法莫善於是學者誠以是書爲嚮導更取諸儒之說而切究之則於絜靜精微之旨不已思過半乎 國朝編纂周易折中曾采其說以爲之注嘉慶丁丑臨海宋确山師世犖官扶風日校刊台州叢書蒐求

是帙殆不可得知當日流傳之本又已稀如星鳳矣茲爲明代舊刻校錄一過因識於序目之後云道光庚子三月朔三原李錫齡撰

道南書院錄序　一　所集一

昔明道先生自言其學於濂谿周子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比再見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葢先生志識超卓自其蚤歲已默受師傳反身自得如此至其學底於成道幾於化識者謂與顏子並其徒環天下而道南一語獨發於龜山顧昌之別其感深其思遠矣胡康侯曰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謝顯道曰伯湻最愛中立觀其氣象上相似大抵龜山之學以體驗

道心於喜怒哀樂未發爲要葢深有得於敬而無失郎所以中之旨其嗒然不語飲人以和遺佚厄窮不改其樂信乎無媿於吾道之託者再傳而豫章而延平而晦庵若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若所謂澄心體認若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皆是物也而稱之者或曰如春風發物並立而使人化或曰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或曰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孔門千五百年相傳之緒賴以弗墜閩之學於斯盛矣而或者猶疑於晦庵葢未知其一變也觀其自言始失之禪中失之支離而其終也合一明道葢其舍己從人日新不已如此其學焉者乃或蹈其所未變而未能得其所變無惑乎疑者之未解也嘉靖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已丑賁亨董閩學事旣作道南書院於會城以祀四先生而復推四先生之心以祀明道於時閩士相與觀歎若嚮往焉而媿無以道之也乃與吾友黃君偉節萃五先生言行心法爲茲錄將梓而人授之俾自得師焉爾槀成賁亨調官江右未幾謝事歸乃復與吾友趙君淵應君大猷訂正藏以私淑嗟夫篤信聖人猶不能免於三罪而言必識行必學者且有烏頭力去之憂此學之所以貴自得也獨茲錄之恃也哉

書道南書院錄後 仙居應大猷邦升撰 容庵集六

國家取士惟舉業一途士多以此學主司多以此取士而有志者所不能脫焉者也然舉業原無害道故曰不

患妨工而患奪志苟志於道矣斯日用飲食何往非道何往非學而況於舉業乎哉因舉業而卒天下於道固憂世者之微意耳宋儒之集大成者莫如明道先生而先生乃以舉業進而卒明堯舜周孔之道以傳於龜山於豫章於延平於晦庵而道益以大明要之培植於茂叔與點之意而完績於志完所謂萬物各得其所而舉業不與焉矣夫不能使天下無事於舉業而欲因舉業者以明堯舜周孔之道故就明道道南之說而表章之將使天下曉然知大賢之所以爲學師其跡不離於舉業而於斯道有望焉則庶乎今日編粹之意哉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道南錄五卷不著撰人名

氏亦無序跋道南書院在福州疑閩人所爲也其書節錄明道程子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言行末附祠祀始末道者公器傳道者亦統爲天下萬世之計不僅求爲一鄉一邑之榮況五大儒事蹟著述照耀古今亦不復藉此以顯是特夸耀桑梓非爲表章道學也所見亦云小矣

萘謹按此書爲金汝白提學福建時編此以教閩人序跋甚明非閩人所爲也乃江蘇巡撫采進本偶缺序跋故誤以爲閩人所爲耳

台學源流序　一所集一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

當世晉唐之際節槩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閒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爲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表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於是二先生名用益顯縉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摩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昔賢之撤皐比者於是有識之士覔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閒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游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

相傳授迄於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盛極不大亨邪奚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為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壹是以聖人為宗者也取權衡於吾心覶低昂於洛學庶幾其不爽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為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為之亦復齎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莫余往寓竹江墓側之小軒者信宿迺愓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圖之咨耆宿攷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

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大賢之化爲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觀法而因流泝源以不迷於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爲卷七爲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攷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於各卷之末綴以鄙言并用取正於有道君子云歲己酉秋八月乙巳後學臨海金賁亨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台學源流七卷明金賁亨撰賁亨字汝白臨海人初冒高姓正德甲戌進士題名碑之高賁亨即其人也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是書敘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陳選凡三十八人

各爲之傳其疑而莫攷者又十有五人各以時代類附
姓名於傳末其傳雖多采晦庵文集伊洛淵源錄諸書
然貢亭當明中葉正心學盛行之時故其說調停於朱
陸之閒謂朱子後來頗悔向來太涉支離又謂朱子與
象山先異後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論之說也

二先生世儒或指爲禪學者夫象山之學自云得之孟
子觀其首辨義利重本根諷詠牛山之章悅詹阜民之
靜坐卓然立乎其大而不奪於其小非孟子之塗轍與
若白沙之學則似有得於延平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
認天理若見則人欲退聽而講學有力白沙之語賀克

恭也亦令靜坐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夫所謂端倪非即天體若見者乎所謂商量非即講學有力者乎其與林緝熙一書闡揚曾點樂處至於理會分殊本末具舉讀之灑然質諸延平所以語晦庵者悉相脗合亦可謂得濂洛之要津者矣夫循孟子之塗轍與濂洛之要津而目之曰禪可乎哉且二先生之論儒釋也有公私義利大中大偏之辨有起腳一差種種各別之戒凜然截然若不容與並立者顧乃自蹈之而不自知耶蓋昔鵝湖之會議論不同小陂之游門徑稍別後之人遂從而霄壤之直類矮人觀場隨衆悲喜者多矣由是見靜坐者輒稱其爲禪學而不復問其所以爲靜者何如嗟乎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不有屈也孰與信乎不有蟄也孰與存乎不有寂也孰與感而通乎不專一不直遂不翕聚不發散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是故吾儒之靜也有物釋氏之靜也坐忘吾儒之靜也基其動也釋氏之靜也滅其動也此正彌近理大亂眞差毫釐謬千里者也後之儒者好動而惡靜崇枝葉而遺本根憚躬行而騰口說無惑乎其以二先生爲禪也今謹摭其言之尤切要者錄置几案用自警發且以告夫後之有志於斯道者祇愼所決擇云

一所金先生集序　黃養蒙

古之善立言者非出於有意而惟以紓其學之所得學之正而言之精迺始可以明道而於教亦有所補自漢

以來世儒立言不本於學問有馳騖於尺度之中稍以意見自持者亦復決裂而固僻不知有正學之歸是以模擬愈工離眞愈甚若董相河汾昌黎之徒卒流於枝葉汗漫駢拇贅靡況其他耶宋興純儒輩出正學以明從本實之沃而達於華采之腴原道德仁義之奧而敷爲煒然之章斯道載而教以立所謂隨其學之所得而紓之不得已於言者也以是而求於今之世若吾師金一所先生葢其人焉先生台産也覩其敘台學源流則由二徐石南康輩十賢上溯於胡朱固足以知其宗本之有在矣追督學閩中則又追崇閩先正由龜山豫章延平晦庵四先生上遡於伊洛夫台與閩故多賢地也

先生景行之心無地而不然故其所爲學皆本於諸儒心得力踐之眞而其要則以主靜爲本至其所爲教則又敦尚正雅諄諄然慮人之入於俗學今觀其形之議論著之述作皆洋洋乎性命義理之微鑿鑿乎聖賢授受之要下逮箴銘志贊等作亦莫不要於淵密而足以垂夫訓誨使夫學之者得以窺其端緒趨向之所在卓然不昧於所從眞如菽帛之不可廢於家器物之不可廢於世其殆異於漢唐立言之士歟抑其言或有疑焉程子晚年歸涪有弟子入夷之歎而龜山獨以長進見許則於體驗之際要有見聞之理在而澄心默坐不爲無物之空先生取之是也陸陳之見毋乃異是乎然象

山聰穎博識而乃有反求諸心之論白沙徧極羣書而乃有杜門養靜之說則由博入約豈爲從爽先生取之殆亦棄短集長之心耳此又先生所會通於諸儒之同異而要歸於合一之學者也始先生在閩時日以聖賢之學勖諸士一時人士竦然感動已有被服向化之實今其介子存庵君復以家學繼莅今職其於先生之學將闡揚而光大之方諸胡蔡父子之傳殆先後一致而先生之言其將益信而傳矣然先生以默識自得之學爲天下倡其紓於言者齊扁之遺耳固無樂乎人之泥而相索於言語之末也噫此固先生會心之訣而亦其立言之意也哉養蒙不類曩在門下誤受知於先生惟

不能揄揚是懼適先生同年悟庵之子蔣生陞挾是集以祈余言膚學淺陋無足以發明萬一顧義不得辭遂僭爲之序以俟先生之訂正云爾嘉靖庚申孟冬之吉

南京光祿寺卿門人黃養蒙頓首謹序

文 光烈子偉撰

夫道一而已矣其體在心得其用在身行而文則明體達用宣道之祕也是故謂之一善學道者亦惟致一而已矣孔夫子繼往聖以開來哲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嗣後周夫子謂聖可學曰一爲要則道學之貫一也厥源遠哉今世學士知道者鮮率用心於外求爲文詞譬猶無根之木日見其瘁耳何以文爲故知致一之學者

文出於道之中不知致一之學者文出於道之外內道外道分而儒俗之學辨矣文之臧否人物之高下邈然相越嗚呼安得有道之文日潛玩之以求致一之功以上尋周孔之緒也哉吾師金先生天質粹美涵養深純以道爲學自名所居之所曰一其微意可窺也已丑歲來督閩學閩之士子多尚文詞先生教以致一之道諸士子翕然歸於正學雖以烈之不敏亦與有聞儼令稍知不以文詞爲功者先生之教也庚戌幸與二子立愛君立敬君同登進士後同官南部子立相君又在焉迎先生就養父子兄弟義兼師友烈時亦領教言自相切磋令子立敬君參吾閩藩又承督學新命烈以憂家居

復得徧觀先生所作詩文喟然歎曰眞有道之文也皆明其心之所得而達其身之所行者也其去世儒之文遠矣乃謀諸張生天衢屬蔣生陞梓之使欲求先生致一之道者於此集可以得其槩又恐讀此集者不知求先生之一也故僭序於首如此語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貢之聰明性道文章猶二之則先生之文章亦孰能知嗚呼此周孔之道數傳至吾明而克承者寡也或曰今之學者欲爲文則如何曰志一於道體於心行於身則發之文與詩也自與道一功顧在於詩文耶曰然則刻是集也何爲曰吾固言之矣將俾學者緣此以求先生之道

之一也不然世之以詩文名者衆矣何貴斯刻嘉靖庚
申季秋之吉門生尤烈子偉頓首

又　黃大節　節錄

我師一所金先生督學我閩即以伊洛淵源錄訓多士
以立道南書院祀龜山豫章延平諸儒多士躍然以興
翕然以變未幾致政家居杜門進修希蹤十賢節昔忝
門下向歲復承乏台州先生所丁寧告余者惟十賢祠
之興葺云爾於乎先生之出也以道南迪閩士其處也
以十賢率鄉人其究心伊洛而欲發聖人之蘊於天下
後世如是也今觀先生之文和平莊潔黯然其長油然
其光蓋伊洛之羽翼六經之門戶所謂有德有言之君

子非耶學者讀先生之文其必篤信好學志伊洛而不渝續道南於旣墜浸灌磨礱終其身而後已乃先生所望吾黨之深意也蔣生壁先生故人戶部蔣悟庵之子特刻先生文集可謂知向往者謂節知先生屬序諸末簡嘉靖庚申門人黃大節頓首

題一所金先生集後　晉江張天衢

在昔程門明道先生最愛中立豈不有見其進之獨到故於其歸也以道南屬之而他不得與焉是道之南也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晦庵孔孟之學至是大明於世而吾閩之學稱爲嫡統吾師一所金先生興起浙東其學實宗孔孟而潛心明道者也乃自

早歲見諸夢寐謂伊川推遜屬先生一意學明道曰家兄最好工夫是固先生之素願而夢寐神交者也先生博極羣書沈潛涵泳觀於喜怒哀樂之前而致慎於暗室屋漏獨知之處主一以立體知行以達用造詣精深充養純粹非惟邦人信之而天下亦皆知而信之矣迫惟己丑奉命督學我閩一以所學明道者以訓諸生迎養封君耆德秉禮如朝夕太中也始祔道南書院肇祀明道而楊羅李朱四子配焉卜日釋菜縉紳學士欣然動色較文之餘又集其異等有行誼者八十餘人館穀而教誨之實以道南望二三子於今日小子天衢最爲不肖謬蒙首拔以得從諸英之後時未有知而竊有志

焉掘衣問業觀先生之氣象者且數月如浹蕩春風和氣盎然未嘗見疾言遽色也事理截然不少假借有遵道不悔之節遠近莫不悅服而胥勉於成就先生之所得於明道者全矣其喫緊示人則曰吾讀中庸先得力衣錦尙絅一句讀大學先得力顧諟天之明命一句又曰學者莫先於王霸之辨王道如天然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又曰學者須體認天理明道之學自家體貼出來又曰學者有志於學古不必䘏流俗非笑跟脚要立得定又曰作事求心安理得不必避嫌疑退託提醒之下僅能識其大者如此先生只欲人澄心默會實踐精思不在多言故當時所示文字惟請祀宋儒廟廷有

疏主一有論知行有論道南書院有記樵夫有傳悟庵
有記與黃孟偉有書此數篇而已先生之全書固未見
也先生三賢子隨任學於閩中學士號稱曰惺庵曰存
庵曰充庵皆砥礪家學聯登甲第而存庵公又爲我藩
曾祖甫下車追尋先生過化舊迹再申治教先生之道
益顯於閩迺出先生之全書俾盡讀之莊誦三復如先
生之□先生之學眞不屑屑於爲文有時而作皆根於
咀嚼六經之自然不事雕刻而雅中律度率澤於仁義
道德粹如也其他應酬皆不留稾所僅存者皆歷歷有
關於世教者也張生天衢出門下最受恩蔣生陞通家
子姓也相與謀鋟諸梓以公天下學者門人晉江張天

衛頓首謹題

文跋 晉江蔣陞 循節

先生昔嘗視學閩中其教人之澤久而彌彰見而知之者勸矣今之聞而知之者興矣有所著撰而傳未廣先哲夫悟庵公辱與爲同年厚求以付梓而先生不欲今孫庵公繼督閩學先生之道其彰諸世者遠矣夫豈待刻而後傳哉抑是而勸者欲熟於目聞而興者欲熟於耳則玆集之刻其泉人士之志也夫亦先大夫之遺志也夫嘉靖庚申仲春吉旦晉江蔣陞謹跋

跋 金立敬

端公坦尚絅之學靜觀力踐卽詩文間有撰述亦未始

輕以示人敬嘗私錄一帙以自觀省迫入閩張生天衢見而悅之蔣生陞復從而刻之意亦勤矣特其中稍有亥豕且或缺而未備迨至楚展閱乃命子錫周校正重梓之爰附以志狀奠章俾藏示子姓噫先公學究本原深戒辭說而吾後人思繩祖武者固不可不因言以知德也其慎勖之萬厤戊寅春正月甲戌不肖男立敬謹識

台學統卷四十

黃巖王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八　明儒十下　兼朱陸派中

提學金一所先生賁亨下　子立敬

遺文

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

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臣高賁亨謹奏爲從祀先賢以崇正道事臣聞孔子纘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而彌尊當時速肖之士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

祀於其庭後世膠於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藴而有助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嘗遡其淵源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於從彥從彥學於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兄弟顥嘗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於顥而以授從彥者卽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侗嘗稱其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

精深微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彥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熹肰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迪之言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著述則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遵堯錄兵火蕩蝕存者蓋寡

侗雖不自著述而熹所編錄遺書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嘗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能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者也從彥嘗令侗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與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領而亟稱之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

弟子相傳之的至明至正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彥之功在於侗侗之功在於熹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生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臣嘗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攷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於宋祀時之議屢興屢寢至我孝宗皇帝

用儒臣之言特敕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於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也伏望陛下準臣所奏敕下大臣討論故事錫與二徐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天下幸甚爲此具本專差吏典謝廷器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

旨

道南書院碑記 一所集二

道南書院爲五先生作也閩多賢若龜山豫章延平晦庵宜特祀也主之以明道崇本也昔龜山潁昌之別明

道謂人曰吾道南矣味斯言也若託重荷而一時同門之士無與焉夫豈偶然也哉嘗觀胡康侯論傳授來歷而曰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槩可徵矣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每令驗道心於未發葢欲學者默識己物而靜存之自源徂流而內外合矣此中庸之大要濂洛示人之至訣也歟厥後豫章延平晦庵畫一相授迭衍以光攷其書涵泳其旨可知已今我閩士罔或弗知晦庵之功而在龜山豫章延平者未必知也苟知矣而明道之功之在閩者未必知也今夫樹宦蹟者去則崇宇而繫思焉迺若以道授諸人凡四傳不衰而以海濱鄒魯名天下而

莫或知其所自可乎祀焉而報功宗焉而立的夫固有攸責也嘉靖己丑貢亭以督學至樂觀遺風而媿無以奉宣至教乃相於城中得廢祠焉弟子曰此故道山書院也羣哲祀茲者則既徙於養正書院矣而厥宇猶存豈亦有待乎哉余乃謀於僚友白於察院命有司除治而扁今名既齋而祀二三子駿奔動色若其宗祠焉乃退而語之曰爾得爾師乎五先生之道未往也盍反而求焉無俾隕穫於爾先乃請余彔諸石

夙興夜寐箴 一 所集三

余昔觀陳南塘先生所作夙興夜寐箴甚悅之揭之座右近以質諸濂洛微言似未盡合竊以鄙見依韻續成

一篇用警荒墜云

聖輒渺如曷驅曷馳曰求放心一言蔽之旦氣未淆存之易得默坐靜觀氣象可識如彼旭日雲霾未興大本斯立胡役于形勿忘勿助守兹終日有主曰虛無欲爲一師資孔邇自得爲賢簡編具存宜辨後先切問近思豈云道聽義理栽培匪徒參訂體之一心驗之百爲奚內奚外合而一之愼言維艱益紬厥故鵠心不移駟舌奚慮一念至隱上帝是監謙則爲誠欺乃二三隨處隨時與道游泳萬物生生觸目情性寢息無爲雜慮勿乘藉兹夜氣育我虛明朝斯夕斯吾道自足毋貪頓悟效彼尊宿孔獨言仁統天惟元一陽來復積而成乾

恆箴

吾友應子邦升一日過余語上蔡去矜事余曰人各有疾攻甚者其他當以類消邦升曰然子曷攻余疾余曰其恆乎邦升默然久之曰是善攻我為之箴以歸之箴曰

天地惟恆萬物生生至人惟恆配天而行志士惟恆厥修允烝二三爾德朝乎暮側從惡如流從善如尼嗚呼敬哉永貞爾力念爾天明炳然心目

自題小像

爾惟愚爾學不欺爾惟迂是用不洽於時爾琴爾書爾鶴爾麋奚取乎山巔水涯獨坐無言曠然若有遐思

答黃逸所書稍節　按逸所名偉字孟偉泉州同安人甲戌進士仕至松江知府先生爲之表墓

道南書院錄序拙見如斯未敢執爲定論承諭及感感三變之說嘗攷諸晦庵自言如所謂也曾去學禪而李先生以爲懸空理會者如所謂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者此類非一非所謂始失之禪矣乎如所謂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者如所謂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者如所謂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者此類非一非所謂中失之支離矣乎至於悟明道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知所以安頓身心悟明道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同活潑潑地之語而於日用間觀流行之體悟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而以爲未久已有此驗以爲不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此類非一非所謂其終也合一明道矣乎舍己從人改過不吝此正聖賢宅心光明不可企及處而顧欲爲之諱之何耶伊川狀明道未嘗諱其泛濫諸家出入釋老也晦庵贊横渠未嘗諱其悦孫吳逃佛老也不惟紀實傳信且俾後之人知大賢非天成其於道也非一蹴而至而凡有志者皆可爲也知君子專於徙義而學日新而凡差失者皆可變而正也知孫吳釋老諸家之術不足爲而凡始學者必愼辨其所從入也今之議晦

菴者執其初之失而不究其終之純其尊之者則又併
與其失而諱之恐非晦菴至公至大之心也哲人既遠
指南無從祗奉遺言反求諸心庶幾有得於將來耳深
望執事毋吝裁正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尹任之

使來乃始知就官諸暨以養以教學在其中矣十數載
闊懷不覺頓慰承膩惠何以克當竊詳致良知之說夫
豈即大學所謂致知者乎大學雖不言良知而知固無
二也葢語其始事而非所以槩其全功也夫豈若易所
謂知化通晝夜之道而知者乎固足以舉七者而徹之
矣而非所以語始學之事也孟子以良知配良能今截

而取之以矯世儒離析知行之弊不爲無功而體認未融者舉其一遺其一或反不能無疑於孟子之教矣竊謂不如直以明明德一言反求諸身默識而靜存之庶幾久而自見不離乎心目之閒若成湯所謂顧諟夫子所謂參前倚衡者固將超然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而何異同之足辨也哉精一之道或不外此何如何如不肖荒惰寡識舉筆自媿姑述所聞以答盛意并舊稾三篇統煩裁正不盡不盡

菼按據此則陽明致良知之說先生雖不力辨其非而亦不盡信也

來諭謂喜怒哀樂未發即其一念方萌未見於外有無之間者是已葢吾子以戒懼即慎獨作一事看故以未發之中遷就如此稽諸濂洛遺旨似未脗合恐更宜體玩也濂谿先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夫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靜也即中庸未發之中也感而遂通者聖人之動也即中庸發而中節之和也聖人之幾即中庸發與未發之閒所謂獨也吾子以其論幾者加諸未發之中此不肖所未喻也夫未發之中未易言也程門以是一語爲相傳指訣其言曰喜怒哀樂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吾子乃謂一念方萌未見

於外不知所謂一念者喜耶哀耶怒耶樂耶有一則偏而非中矣惡得謂之未發也哉龜山云道心之微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說所及也豫章亦令學者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論肫肫其仁三句云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其所授受較若畫一不肖初疑程氏獨取未發之中而不及中節之和及觀其言有云存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則知所謂存養者養此未發之中也葢中立而和出爲體用一源者也因悟聖人所以感而遂通者以有寂然不動者爲之地也故其幾發而純感通而妙善學者可以類觀而自得矣中庸首章

既云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又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
末章既云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又云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若只一事何四言之未有如此之費詞者且前言不
睹不聞後言不言不動前言莫見莫顯後言亦孔之昭
詞意亦各相類也可謂一事乎哉程子云養之須直不
媿屋漏與愼獨觀一與字其爲二事可知其門人亦云
不媿屋漏與愼獨不同可謂至明白矣夫戒愼於所睹
人所能也不睹則難能矣恐懼於所聞人所能也不聞
則難能矣葢涵養本原之功不可一息間斷若愼獨則
事感而念生從其幾而用力焉葢有時也竊謂戒懼本
愼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故程子云修此道者戒懼其

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至也今之學者動多而靜少雖默坐深室妄念橫生當靜不靜此不可以幾言也惟能以敬爲主久則漸消消一分妄念則長一分天理故今之學患不能靜不患其入於禪也程子云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存始得又云靜中須有物此吾儒所謂靜也如何有疑萬萬示教

三承手教知惓惓此理益勤於求進衰年所難雖鄙見稍有異同然每觀輒喜僕數年來頗愛靜坐竊欲涵養己物庶幾老而無惭非敢效釋家之空寂也其不甚得力只緣工夫作輟豈塗轍差謬也哉周子誠神幾固語

聖人事矣他章又以誠幾德兼賢聖而言葢賢人與聖人只在安勉之閒耳用功地頭更不異也明道語上蔡云賢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及請問則云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未知其靜也爲察念慮邪正乎抑亦默養本原使私邪無自入乎夫易之道不專一不直遂不翕聚不發散故天有旦夜聖人有寂感何吾心獨有動無靜乎學者雖少惡念而妄念未除當靜不靜不可一槩作幾看也夫幾即獨也無念既萌便屬動邊一路不可謂之靜矣若平時無存誠之功只以慎獨爲聖門第一義則以何者爲靜時工夫乎或問程子云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

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或問當中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無聞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覩此則
吾儒所謂靜與佛氏自別今謂靜之入禪卻以動爲主
何由廓然太公而馴至夫寂然不動地位耶中庸首章
從性道說來故先戒懼而後言慎獨戒懼者如樹五穀
而深培其根也慎獨者如分別苗莠而去彼取此也其
末章先慎獨者承下學爲己之功而爲言也語脉相承
不得不爾非截然分先後者此兩章尤中庸切要聖學
正途萬望澄心體認生非敢執迷而求勝也
昨承教言倉皇避寇之餘從容談學如此信乎老而不
忘也喜慰喜慰只前此固當存存一語突入容庵夢寐

便是濂洛路頭此精誠所致天啟吾子之衷非竹江果
有知於冥冥而云云也存存即是未發工夫即是敬而
無失明道先生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存存之
久妄念自消理欲易明亦所以為慎獨之地也此雖動
靜二事實則一貫萬勿再疑試將存存工夫朝夕弗懈
有所感則研理欲之幾必更得力耳存存不惟養德精
神亦收斂在內身亦隨以康也細玩戒慎恐懼四字即
易所謂惕若所謂懼以終始堯兢兢舜業業曾子戰戰
如臨深履薄皆是敬而無失之意若泥其辭則是大聖
大賢終日震恐無一時安樂矣孟子所謂不以辭害意

正如此如何有得更望示教

棨按孟子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理正如此此書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潛玩

小兒家報至備誦款厚誨引至情深佩雅誼且述教言以體認未發之中是徑造正心失卻誠意則涉於空虛矣既而使者持尊翰至復爾云云蓋緣不肖昔陳鄙見未甚分明致相枘鑿如此抱媿抱媿竊詳程門本旨乃爲初學入門者言非徑語正心事也大學八條目必先格物致知學者入門必自格致始格致之功必自本原始故其相傳指訣獨取未發之中其曰體認曰靜觀曰看曰驗乃是默識本原之功格物致知之要道也蓋天

下之理一本萬殊者也一本者其體也萬殊者其用也

一本在人則爲未發之中性命之眞也體之靜也萬殊

在人則爲已發之和情之各當者也用之動也斯理也

惟聖人生而知之聖人以下則必格物而始知耳格物

之道必先本原欲格本原非講論攷求之可得也必須

靜坐中體驗認取性命之眞靜觀之久妄念漸消氣象

乃見非一二日之可得也由是日用閒理會底道理方

有湊泊處故明道先生教上蔡以靜坐伊川先生歎靜

坐爲善學葢爲此也至晦翁補傳乃以格物爲窮天下

萬物之理遂使人馳心於外失卻默識本原一段工夫

急於用而遺其體是以有晚年之悔而自歎其支離也

其議龜山下梢亦入禪學無乃其支離時乎明道有云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又云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蓋體認未發之中乃識仁也仁己物也非可求之外也於此見得分明方有地可著存養工夫故又云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此養之之事也乃可以正心言也龜山諸賢正是推明知其所有之功以爲養之之地非相悖也明道嘗以道南許龜山伊川歎學者化夷惟楊謝長進今吾子不信二先生面相稱許之言而獨取晦翁支離時未定之語可乎哉象山先生云此理

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吾容庵無乃溺於意見矣乎屢陳鄙言甚覺覼縷特在知己不容不盡所聞以相正耳何如何如

蔡謹按格物致知乃大學入手工夫似格致以前別無本原之學也程子云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知其所有格致之功也養其所有誠正之事也今謂格物之道必先本原而以朱子補傳爲馳心於外何怪容庵謂其徑造正心失卻誠意乎且大學章句至易簀始定又爲有晚年之悔哉盍先生誤信陽明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書以爲朱陸早異晚同故末復引象山之說而不自知其失耳

又按朱子補傳精微廣大無所不包其謂即物窮理即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學也其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即陽明致良知之說也其謂一旦豁然貫通即象山頓悟之說也蓋下學上達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生乃以窮天下萬物之理爲馳心於外何耶

答蔣道林

屢承教札及佳刻佳章雄文之賜誨諭諄切獎引過情感愧感愧自古知己難逢不肖何幸獲聞大賢君子之教雖相違數千里眞如侍謦欬於几席間也學問大端幸已竊取間有所疑不敢不質願終教之幸甚夫中庸

一書子思明聖道以開來學首尾二章各舉其要使人知所用力首章戒慎恐懼是言靜時工夫不睹不聞乃所謂靜也故末章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之不言不動即不睹不聞時也慎獨一節是言動時工夫曰隱曰微乃動之端也故末章以潛伏孔昭申之孔昭亦莫見莫顯之意細玩其詞似非一事反求諸身亦非一時也夫獨也者動而未形可以幾言也故易曰幾者動之微不睹不聞則不可以幾言也與毛詩不聞亦式大易成性存存相類益指幾未萌時言也來諭有云學者時刻只於幾上用功如幾未萌時作何工夫耶夫傳聖人之學者濂谿明道其適也易通四十章與中庸相表裏其

第三章言誠幾德第四章言誠神幾未嘗以一幾字包括此三者何也豈其學與子思異乎程子定性書言動亦定靜亦定竊謂戒懼者靜之定也愼獨者動之定也張子非外是內明道恐其入禪故通篇多言動定葢聖賢教人各救其所偏也晦翁自謙延平則告之云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意亦如此來諭又引程子論天德王道只在愼獨爲證某觀其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及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則曰此儼若思時也旣是一事胡爲又發此言耶吾執事功已至而德遠闇不肖所祗仰而師資焉者故敢逃以請益幸終其教勿以衰愚而棄之感荷何

如感荷何如

棻按蔣道林之見與應容庵同是有動察而無靜存矣當以先生之言爲是

寄子立敬書

汝書謂看延平象山全集二家論心學最明切而延平語數條尤甚精密如云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如云孟子知言之說乃田地也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如云虛一而靜實則物乘之而動氣乘之而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此等語當時時在心也心不定不惟養不熟亦是見不明直須省去不急之務莫使心勞靜坐體驗久久

見自分明而鑑空衡平之體可以立矣故曰知止而后
有定知止兩字不可忽易看過須知此是本原工夫故
能定而靜靜而安到能慮方是裁度萬殊以是事事中
節明道云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今見未分明如
何去養又細詢來人謂汝有眩暈時亦是用心太過陰
血不足痰氣乘之若只理痰恐耗眞氣須服補血藥尤
宜靜坐毋令起躁急也我初坐時全無所見只是數息
令心不馳又用調息法久久漸生虛靜二法不用馳則
即覺覺則不復馳矣此勿忘勿助之道也汝職頗閒亦
鮮難處事正宜用功他日外補則不得自由矣知學則
精神亦壯疾病亦鮮也勉之勉之二錄方欲印釘俟另

寄函峰謂十月可回尚未有信息容翁亦在二二日回來閩矣此處只是往來避寇也太平徐庸卿志尚頗篤其餘近暮文不得數見其理茲學者實難其人奈何蓬麻終助只取諸書冊而已金華有倪生鬻者書來請教未知其素加何尚未答東此書與汝兄汝弟同看交勖也。

主一辨　所集五

或問主一按近儒之言曰讀此書心在此此書勿之其他治此事心在此此事勿之其他然乎予曰否昔高鳳之讀書也不覺麥漂心在書役於物矣奚其一客瞿然曰君子之讀書也心不在書他之其可乎予曰否然則安在

曰在我而照物不物於物也客曰夫子之聞韶也不知肉味奚以異於鳳曰夫子之得乎韶也而相忘也而莫之或閒也猶曰忘食忘憂云爾非與之芻豢而莫辨嘗之腥熟而靡分也茲其所謂一也一純也主宰也家無主則離國無主則亂主弗主猶無主也是故天下之理盡於一天下之學盡於主一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茲善言學也是故曰惟一曰德一聖人也曰得一以清得一以寧天地也故曰盡於一也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與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與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與曰無適主不往也曰無

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客曰大學八目中庸五事學多術矣一奚以盡曰八者一之目五者一之事綱舉目張異戶同堂萬語千言一以蔽之昔者夫子以一語參而參唯以敬語由而由不悟夫亦存乎其人焉客俯而思默而久之若有得焉作而曰今而後乃知吾儒之所謂學也

知行解

或曰知行二物也知先而行後也夫人將之燕必先知燕將之越必先知越否則若瞽而適惡能得其途哉或曰知行一物也莫之先後也夫人必至燕乃知燕必至越乃知越否則若山棲而談海惡能悉其情哉予曰夫

三者之言皆是也予不觀夫三知三行之等乎予不觀
夫聖智巧力之喻乎其爲二物而先後也奚疑予不觀
夫折肱而知醫乎予不觀夫變色而知虎乎其爲一物
而莫之先後也奚疑是故知行也者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有所先焉而莫之先也有所後焉而莫之後也夫知
燕而之燕知越而之越知卒乎其行也始也至燕而知
燕至越而知越行合乎其知也終也夫知也者陽也屬
諸其氣行也者陰也屬諸其質氣得諸天質得諸地氣
質不齊是以有六者之等而其根諸性靈者則一也是
故自夫人之自蔽其良知也而聖人始有教焉是故自
夫人之自喪其良能也而聖人始有教焉非聖人者故

設此二物而强人之從之也茲天地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其諸知行之源乎夫乾陽物也其氣清是以易坤陰物也其質靜是以簡非易不足以語知非簡不足以語能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故明於乾坤之道則知知行之說矣

遺詩

歲庚戌愛敬二子登第報聞詩以勖之

有客從何來入戶千人隨索余揮謝金云來自京師五雲沛新澤一榜登雙兒千人拍手歡老臣懼且疑曾無犬馬勞何堪寵渥滋渠父非艮弓胡能學爲箕閉門謝親友獨坐還靜思祕書在賢關一疏人所危孝廉遠分

祿望雲思其慈一忠與一孝允矣吾家基有祖養辭徵還金事尤奇有祖稱佛子一生心不虧吾翁郎而祖亢爽無阿私孝誼動閭里介潔聞有司吁嗟奕世風慶澤良所遺顧余忝先德蚤夜思瑕疵豈無報國腸老矣何所之念爾俱壯齡展采當明時人生不知學臧否隨其資願汝師賢途輹壯藩不羸古人戒妄語一僞生百欺君子有先憂豈憂貧與卑老夫無一事倚杖觀天涯兩峰不改色清光盈水湄

丙辰紀變

倭夷趣壬子黃巖首摧殘海近邑無城世平兵未閑其時望仙居奚翅玉門關謂虜海為家胡能越亞山誰知

迄丙辰乃亦羅斯艱擾擾烏合羣力勠心彌淼高厓若
平陸遠岫殊可攀划茲未完堞突入空自環有兵不暇
持有島不及鸞倉皇半逃匿半死兵火閒月餘燄彌張
鄰邑皆愁顏郡侯忠勇心奈此兵卒孱區畫保孤城萬
室渾無瘵壯矣盧將軍統師皆貔貅奮擊靡顧軀刈賊
如草菅敗遺亟奔海潛形失凶頑遐邇總生色火滅清
風還帥師戒輿尸罰嚴賞無慳一是不復疑何謂龍雀
鐶閭閻有公是詩成君莫刪

辛丑紀災

辛丑六月多亢陽桔槔力盡嘉禾傷農夫有淚欲成雨
山祠野廟奔微漿誰知旱魃未為虐一夜風師謀海若

七月十六夕未明奐起蛟龍一齊作墨墨重雲匝地來
狂飆疾霹聲相催萬屋飛甑亂如蝶千山折木轟成雷
撼海怪濤聲更烈突向西來東欲竭三村五邑一時平
廿戸生靈九魚鼈吁嗟沈魂歸海涯衝流激浪無完骴
吁嗟浮屍蔽荒野不知誰父誰人兒緣崖抱樹或不死
歸來四顧非吾土骨肉凋零鄰里空田無菽粟居無宇
吁嗟死者良可悲吁嗟生者生猶危三日五日不得食
直與死者相追隨長眉老人逢今古亢言茲事吾希覯
老我聞之雙淚流仰面長吁竟何補郡侯賴有陽山公
閭閻疾苦心先恫倏眒開倉長穤澤紛綸瘞骨周王風
重念遺民若羈旅三冬冰雪三春雨後甲先庚百慮深

封章上乞天恩溥況逢賢令公所𥳑練豁子是彭顔徒
爲公敷仁滿江壑死者已慰生來蘇我願清朝重民牧
郡邑得賢民自育須信天心本至仁治機每在危中伏

懷許台仲

日月看飛鳥心期對遠岑病添新絮重愁減舊杯深老
菊自春意孤桐猶古音如何杞泉子信息隔疏林

海寧留別許台仲

半落江湖坐歲華是誰一劑起沈疴乾坤道在心期遠
今古話長風雨多四海幾人能骨肉五更一棹又煙波
相看不盡燈前意他日相逢更若何

讀明道先生詩有感次韻

好詩歌罷見儀容春雨初收春日紅大地山河吾道在

午天花柳賞心同極高人品非身外最好工夫只眼中（昔年嘗夢伊川云家兄最好工夫）閒對青山且靜坐長安遠近漫爭雄

病中懷許杞山

擁衾不寐思沈沈四海交游幾斷金白髮我慚羸骨在

碧山人與歲寒深盟雖有地懷今昨泛雪無舟愴嶰林

天放容庵歸作伴春風擬度萬松陰

送仙居令謝七峰述職

地僻官廉空谷音老夫感慨近來深口碑道上惟吾子

荇藻花前是素琴古靈祠下柏千尺鄭老關頭松十尋

廿載朝天三一經過瓣香不媿幾人心

送應容庵巡撫山東用秦白厓韻二首 錄一

投閒已擬浮江鴿報國還留搏圜熊輿論推先歸雅量
帝心簡在是戎功且去登山尋魯叟已聞觀易薄揚雄
放教甘雨垂東土始信人間起蟄龍

嘉靖癸丑三子相登第賦五詩勖之 錄三

春入林園景物熙杏花開到第三枝九天雨露何能報
慚續庚年勖子詩

尺素忠貞傳太學（祕書祖事）片雲心迹比梁公（孝廉祖事）黃金散
粟皆而祖（牧庵祖與梧窗翁事）報國能忘此世風

病骨長辭犬馬勞豈緣蕭散戀江臯迂疏學術慚無濟
薪荷惟應付汝曹

侍郎金存庵先生立敬附

台州府志金立敬字中夫號存庵黄亭亥子嘉靖丁酉舉於鄉因兄立愛未第不試春官至庚子兄獲舉始同上公車庚戌同成進士授南兵部主事督造上供馬快船裁核有方內監不得高下其手考滿赴京適楊椒山下獄即往問候捐俸金以贈士論高之改吏部驗封郎中持正不阿轉福建參議駐武平時山賊未靖倭警復告督府檄統廣兵赴援兵有妄取民物者輒按法以徇師帖然無擾改福建提學修父一所公道南書院又修養正書院取郡邑高等諸生肄業其中先是一所公嘗疏請羅從彥李侗從祀文廟事下部未行至是復具疏

上請署臬事所入俸薪分給養正書院師生值閩軍譁
露刃街衢諸司畏不出立敬躬詣撫軍請檄招撫親至
營中反覆譬曉軍酋聽命散解時海上用兵崇安尹掩
殺良民希陞賞事露按以國典尹借餽茶藏金銀酒器
百餘以進杖其吏而還之寇平賜金幣壬戌聞父恙具
疏乞休未及報即束裝出境旣而部覆不允銓曹將議
如律直指謂思親念切非樂肥遁者比得免父疾旋愈
日侍起居躬調湯藥杜門謝客無復仕進意甲子丁父
憂執喪哀毀隆慶改元以華亭徐公薦補山東副使改
四川督學刻二程全書以訓多士戊辰陞河南參政訪
二程里祭其祠言於督學簡其裔孫列名庠序己巳陞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山西臬司迁道省母至家遂上疏乞休時兄立愛亦以四川副使請告歸里兄弟萊綵聯歡壬申丁母憂服闋補江西臬陞湖廣右藩未幾轉左時張江陵柄政其父以護衛經歷請託執不從是年秋江陵父卒不奔喪進士鄒元標上疏極論立敬對衆歎曰先朝羅一峰論李文達猶在官也鄒方成進士敢捋虎鬚眞鐵漢子也聞者變色立敬不以爲意曰彼論之者實難耳比行弔略無加禮丁丑陞順天府尹行李蕭然戊寅抵京止於朝房見江陵不私謁適王麟泉上疏忤江陵削職策蹇出都門獨往送之郊外京兆當輦轂下中官盤踞弊孔百出立敬祛蠹革弊節京縣之支費清孤老之影射歲省

數十萬金已卯歴工部右侍郎明年春謁陵請減扈從中官以省冗費辛巳轉左董修京師塗渠工完例得增秩江陵靳其賞止賜金帛立敬自楚藩至佐司空每事與江陵枘鑿祇以人望攸歸曲意優容是年京察江陵悉以平日建言諸公列名劣考以杜起用立敬語於朝云太宰此舉欲爲元祐黨人碑其如天下公論何江陵遂大怒不可解因即日乞休歸家結廬於龍顧山閉門靜坐日惟著書發明理學居林下十年撫按交章薦不起平生學問以思誠爲立本以主靜爲入門每云不以求誠爲本則終至於畫餅不以靜養爲功則未免於泣歧又云予于敬恕二字常目在之曾下苦功非性能也

又云若於未發前著工夫則流於禪在已發方用工夫亦是逐末俗學惟必有事而勿忘勿助方是動靜合一之學易簀之際命整巾端坐與親友訣別口占曰朝聞猶自媿得正復何求語不及私而逝所著有約言存省聖諭八行注解祀鄉賢祠

棻按一所以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程門相傳指訣先生乃謂於未發前著工夫則流於禪似與其父稍異葢兼取應容庵之說也

贈金立愛立敬兄弟歸養序　應大猷　容庵集六

余平生莫逆之交無如金一所者時同官江右一生惟日戚戚若不能展布者乃遂上疏致政以養父余欣羨

之而亦抱戚戚罔自排遣乃亦上疏致政以養母士人之相知者咸曰金應二子素稱莫逆乃今同官江右同棄官以遂孝養庶幾無媿古之達孝以不負平生篤學之初心也今一所往矣余每張目舉足無不與一所相對乃見其長子立愛次子立敬相肖於其父之素履亦各上疏致政以歸養九旬之母士人之相知者又曰父子同心兄弟又同心懿行昭揭古今罕見罔弗嘖嘖稱快而况余道誼通家之快又何如也大丈夫制行於天地間其大節曰忠曰孝而已矣君尊如天效忠者不啻千萬人各能效其忠而親之所恃以立孝者惟在人子要不可以委諸人而他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樹久

大之業尚有餘年也迂叟望九之年萬緣俱斷而好賢樂善之一念尚有不能釋然者今於二子之美行乃其父與余有行於前而有感於今而余男存性亦方踵而行之益用喜甚遂躍筆直述其美云